

# 龙江剧彩旦

## 之“彩”

王雅茹

“彩旦”，也称“彩婆子”、“丑婆子”、“丑旦”等等，戏曲行当之一，属“丑”行。多扮演滑稽或奸刁的女性人物。其化妆特点在旧戏中是面涂白粉，再抹浓重的胭脂。表演上与丑基本相同。如京剧《拾玉镯》中的刘媒婆、评剧《花为媒》中的阮妈，都是彩旦。

龙江剧的彩旦，既借鉴了京、评等兄弟剧种彩旦表演艺术的精华，又吸收了母体二人转、拉场戏中“下装”（丑角）表演艺术的营养，还吸收了东北大秧歌中丑婆子“老扛”表演艺术的优长，形成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从而使龙江剧的彩旦大放异彩，令世人瞩目，同龙江剧的其他各行当一样，齐头并进，相映生辉，形成了百花争艳之态，蔚成了百鸟朝凤之观。

任何艺术的创造，都要经过一个艰苦漫长的历程，龙江剧的彩旦表演体系的形成，也同样经历了这一长期的实践过程与创造过程。自1959年建院之初起，剧院领导就十分重视彩旦行当的实验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十分出色的专职彩旦演员，当时的女主演（大“青衣”）吕冬梅、韩世珍两位老师便挑起了兼演彩旦的重任。吕冬梅老师在主演《寒江关》（饰樊梨花，青衣应工）之后不久，就兼演起彩旦。到80年代，她因在《棉裤腰》（饰“棉裤腰”）、《结婚前后》（饰夏大妈）、《荒唐宝玉》（饰傻大姐）等剧目中成功地扮演彩旦，转而专工彩旦。在《棉裤腰》中，她把小心翼翼、惜钱如命、把存折藏在棉裤腰而得外号“棉裤腰”的农村妇女的可笑、可亲、可爱的艺术形象，表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在《结婚前后》中，她创造了“烟袋顶毛巾”的绝活与“慢动作舞”等新程式；在《荒唐宝玉》中，她更有精妙奇绝的艺术创造。应当说，吕冬梅是龙江剧彩旦行的创始者与奠基者，她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当之无愧，令人折服。韩世珍老师在主演《春灵庵》（饰梁山伯，反串小生）、《李双双》（饰李双双，青衣应工）等剧后，也在《千万不要忘记》（饰姚母）

中扮演了彩旦。虽然她并未专演彩旦，一直以青衣应工，80年代曾在《皇亲国戚》中饰演窦皇后（亦为青衣），仍有出色的创造，但她对龙江剧彩旦行当表演艺术的重大贡献，是我们这些后辈“千万不要忘记的。”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后人永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21世纪的今天，我有幸成为龙江剧的彩旦演员，并有机会在龙江剧《柜中缘》中扮演刘母，我再一次领略到龙江剧彩旦的光彩，再一次得益并得力于前辈艺术家所创造的龙江剧彩旦表演艺术的无穷魅力。

龙江剧《柜中缘》是根据同名京剧移植的。京剧中的刘母，由老旦应工，龙江剧根据自身剧种的需要，将其改为彩旦。其实，京剧中的刘母虽系老旦，但已向彩旦过渡，其实是半老旦半彩旦，已由老旦的“韵白”改成彩旦的“京白”。而龙江剧的彩旦刘母，再由“京白”改为“土白”（也称“口白”，即黑龙江的乡音白），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角色创造的核心与关键，是演好人物性格和感情。刘母是一个善良、慈祥、正直、热情、乐观、幽默的老妇。她中年丧夫，拉扯一儿一女，艰难度日。她关爱儿女，是一位好母亲。戏一开场，她就第一个出场，头两句唱就唱出她的一颗慈母心：“今日里回娘家梳洗齐整，为女儿婚事常挂在心。”随即交待出她要回娘家为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她和女儿是平等的，她尊重女儿的择偶标准：“找个知书明理的白面书生。”当然，她不会忘记对女儿的关心，临走之前，一再叮嘱女儿：“儿啊，好好看守门户。”“妈妈去了，你就在家练习针黹。”

“女孩儿家不要站在门外，快快进去将门关上。”当她等儿子不返，自己中途折回家中时，见到儿子就打，并骂儿子：“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其直率劲儿就全出来了。当她发现女儿私藏了一个“白面书生”时，先是“惊”，昏厥过去，继而是“气”：“气得我眼黑脸又黄”，接着是“打”：“手使家法将你打，管叫你一命见阎王”。当听到女儿跪地哭求时，她的心又软了下来：“起来讲。”当弄清真相后，她立即命令儿子给岳雷松绑、看座，并向岳雷道歉。当知道岳雷的身世后，她竟伤心落泪，感谢当年岳飞救命之恩。当她发现岳雷一表人材后，竟当面提亲，还担心“我们高攀不上吧？”最终，她接受了女婿的参拜，感到“这样的女婿称心怀”，她在笑声中完成了角色创造。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龙江剧院）

责任编辑 王庆斌